

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九

楚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豫順陽李蔭褶媿閱訂

章道華

章公美中者字道華其先常熟人父封評事公徙家石湖傍爲吳人而公生則已警穎九歲善屬文稍長居窶讀書石湖寺至丙夜不休寺僧異而飲食之間游丁翁邸丁翁知公非常人則又飲食之爲折券曰富貴幸無相忘也公亦竟

弗謝去當推擇爲子弟員試於邑第一人自是  
連試輒高等而屬評事公卒家益貧所授經諸  
生脩贄輒以分諸昆弟母異儲久之舉鄉試又  
六載成進士拜大理寺右寺評事守文法母害  
滿三載考授文林郎尋遷左寺副公好爲潔脩  
自矩寡合退曹僦一牝馬羸至見骨曰吾蚤暮  
亡貴人造請安事千里也卽有所賦撰口囁嚅  
索管染側理竟促鏞之笥矣居無何擢江西按  
察司僉事分部豫章豫章故多顯貴人而相嚴

時或在部中凡相嚴所愛幸監奴中外戚黨持使陰喝郡邑若取寄來往郵置視以爲下厩公獨禁弗予馬奴恚卽榜繫之臺使者爲請弗得自是嚴氏奴多取間道去而公所按讞卽它顯貴人居閒亡所假借豫章諸侯王有藏匿亡命者公遣謂之曰法自高皇建也大王爲高皇帝耳孫而身悖之使者以宗正條收王之舍人子王亦終能匿之耶立出亡者人或謂公太峻得無虞身耶公曰吾虞隳三尺耳不能爲七尺

計民舍災公馳而拜之反風火息已捕逐豐城盜殲其魁餘黨解散兼攝七道篆事如剗一切治理流聞前後臺使上書薦公者凡十三輩而會公入賀萬壽所以謁報相嚴無加禮相嚴復用前事內銜之持不肯下凡五載始遷廣西參議廣西故西南夷地多徭獠錯漢民而居奪攘矯虔日尋干戈人不覩老公以法整幟之威惴惴受吏盜陷太平諸郡公先諸道兵撤其衝捕虜首百餘設伏夜搗賓利徭降之土兵當調

而北禦倭公戒毋後期後期如明法已又戒吏  
毋尋前例受賕受賕輒侈以故兵吏交惕息赴  
約恐後公以其間脩明學官令風諸弟子矜裾  
其魁結彬彬矣而公所按部出入箚若冒瘴毒  
寢以成疾數請告會遷四川按察副使填松潘  
公念疾無已時而徙地益遠益忽忽不樂遂遁  
歸里不復出時年四十四云其爲人若嚴冷抗  
手軒目寡言笑或以貴倨目之而中實冲然不  
自足於詩近體宏爽開壯有開元大曆風書倣

祝京兆得大令遺筆然自謂日力寡衆體未備  
云

陳子兼

四川右布政使雨泉陳公諱溙字子兼吳縣人  
舉進士爲工部虞衡司主事累遷都水司郎中  
擢四川按察僉事提督學校轉湖廣右參議河  
南按察副使以御史孫昭論調歸里中積數載  
起家補雲南遷四川右叅政遂爲其省按察使  
以至右布政使一旦移疾致其事歸又數載乃  
卒年七十公爲人坦洞不設城府寬然長者而  
中甚耿介其始自工部權江陵稅再起婆娑滇



蜀皆天下饒地而晚不能具中人產構一堂廣  
表僅尋文而扁之曰已寬公善八法精行草擘  
窠怪偉道麗而其於榜署書尤妙所撰詩文亦  
洒洒顧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  
案牘乎輕刀短屐獨游山水間客召之飲卽飲  
飲少卽隗俄坐睡不復問孰主也其任真類是

鄭元侍

鄭廷鵠字元侍瓊州衛人嘉靖戊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卽上便宜司空奇其才居三年閹豎反目不敢干以私以父艱去起復禮部儀制司主事尋給事吏科轉工科以京師地震條陳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俱京師後門屬者設石匣營恐城孤力薄請遣司馬侍郎督之築關城增水壘夏澇庶不爲齧秋高虜無所乘貴州地連三藩勢不統一總督巡撫不兩置置一控三

重其權于法便京師草場併御馬等領之者率  
歲遷因以滋弊願三年爲限蘇松等郡以才賦  
雄天下乞專設參藩董而責成之四者皆國大  
計也庚戌當大計吏疏皆手出以公正稱又論  
三途取士及黎情諸疏無慮數十上陞江西督  
學副使轉參政以母老乞終養居石湖爲娛撫  
按官交薦之廷鵠性介謝官屏居濶於問遺竟  
不起著述數十種凡百餘卷

楊虛卿

楊公名載鳴字虛卿別號武東江西廬陵人也其先文貞公士奇爲時名臣嘉靖戊戌成進士授廣東潮州府推官行取補吏部稽勲主事累官至通政亮節峻履不媿其先公詩遍杜文脾睨周漢晚浸瀾王蘇汪洋所著大拙堂稿若干卷惠州志困踰錄并行于世與余先大夫同官吏部余得之過庭者頗真殆非阿私所好也

楊君謙

公名循吉字君謙蘇州人也爲儀部主事與郎  
中不相得因謝病歸久之病良已起復除原官  
循吉多病而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  
至得意因起蹕掉不休人遂相目呼顛主事云  
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以格不可曰郎病已  
復病耶安得告而可爲者致仕耳循吉恚曰吾  
難致仕何卽自劾罷時僅三十餘旣以歸益亡  
復問外事而踪跡益詭寡合出敝冠服羸輿

馬故以起人易而更侮之又好緣文章語中傷人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減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吳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強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韜戎錦已怪之循吉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每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劄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聞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

愧悔汗洽背謀于賢乃以他語懇 上放歸歸  
益不自懌諸後進少年非薄之亡禮問者而其  
文亦漸落不復進卒窮老以死所著有詩文集  
金小史吳中徃哲記而奚囊襍纂未成書

都玄敬

都南濠先生穆字玄敬由丹陽徙爲吳縣人先生生而嗜學能爲古文辭數奇不得補博士弟子教授里中時吳文定公以少宰憂歸里奇而言之撫臣何公提學林公檄入應天試遂中式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改南兵部武庫已遷虞衡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吏部賢之爲請於上以太僕少卿致仕又十四年而卒先生爲郎數奉使必游游必凌



言才ノ外ニ  
幽險探奇勝攷究掌故掇金石古文摹榻抄錄  
亡少挂漏歸老之日門無雜賓竈不突烟意澹  
如也惟日以讐討著述爲事卒之日家唯藏書  
數十卷所著有南濠詩畧文跋詩話賓話玉壺  
氷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學  
士大夫爭購而藏之以爲帳中秘

陸鼎儀

陸太常公鉞字鼎儀崑山人其先冒吳姓會試  
第一人廷試第二人始奏仍陸姓授翰林編脩  
預修英廟實錄成遷脩撰侍皇太子講讀  
公貌清麗善爲容止當進講皇太子目而亟  
稱之滿九載擢右春坊右諭德太子立是爲  
孝宗進公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克經筵日講  
官再賜白金文綺楮幣屬羸疾予告馳驛歸亡  
何卒計聞賜祭及葬官一子爲中書舍人公之

言木ノ外ニ  
在翰林以端謹清峭稱其爲文簡勁有法而不  
喜爲敷諛詩亦如之所著有春雨堂集若干卷  
有張泰亨父者與公同里同年同館而蚤死其  
詩寔勝之

王祿之

王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美姿容性  
穎敏善書畫爲古文辭連擢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屯田主事改吏部  
之考功轉署文選員外郎數行郎中事先生持  
選法不宥阿私尚書鉉漸以得郤意忽忽不樂  
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爲嶺南幕官尚書用  
例格先生謫倅真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太  
宰李公默雅重先生奏起之卒不應最後相國

徐公階爲政以大名倅起先生即補南選部謂  
旦夕且卿列先生復不應亡何膺未疾不能言  
竟卒年六十七先生有書癖所抄錄古文籍至  
數百千卷咸精好令人不忍觸手人以書盡求  
者不肯輒應杜門却掃一室之內琳瑯金薤謚  
如也

彭孔嘉

彭年字孔嘉長洲人少游於徵明而潛思大業  
彌歲從事讀誦遂皆究通之徵明大稱焉名目  
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焉相風爭相慕 有  
名於仕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  
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先生宐請焉  
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食之且令預計以其  
意良厚亦彊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  
士年雅無富貴心陋宋儒章句不習佔俾家素

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  
跡適勁貴於時

王履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涵峯公守字履約吳縣人也公爲諸生時與其弟寵俱工秬文筆札之事而名不如弟然狀貌特偉麗舉止詳華時人咸噐之成進士授南昌府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出按秦地邊事還爲都給事中遷光祿少卿大理寺少卿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掌院事兼督江防歸遷右副都御史理留儲母憂歸服除補總理河道之任不久卒公孝友慎廉隅



有幹理才與物無忤而厄于年未究時咸惜之

王庭

江西布政司右叅議陽湖王公庭長洲人也舉進士歷南曹郎有聲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精勤於職然公素恬退少宦情累乞骸骨不得請既遷叅議遂決歸公歸僅及艾與故文待詔先生徵仲王吏部先生祿之日從事山水觴詠間優游自適而公尤以耿介守節不苟稱晚歲過老頗健忘其子孝廉敬臣悉精力廢學業而顯共養焉公得其寬終壽八十餘

茅順甫

高文中

茅鹿門名坤字順甫浙之歸安人以舉子義爲海內山斗由進士官至大名兵備副使平生喜詩篇所著有白華樓藏稿又有玉芝樓及髦年錄等集其品較古人書甚精當古今文皆足名世誠一代人豪也

高光州名應冕字文中號潁湖仁和人以鄉舉爲綏寧令遷光州守歸與田豫陽輩結吟社於西湖有集二卷乃茅鹿門所選定云

馮汝強

馮汝行

馮汝言

馮惟健字汝強號陂門一號冶泉青之臨朐人  
嘉靖戊子舉人未筮士而卒馮氏爲青名族昆  
季才擅海獄陂門之作奇思駿發古選冲逸近  
躰嚴整蓋傑作也

馮惟敏字汝行號海浮少洲兄也詞雖逸而氣  
未雄律雖協而調少遜然三伯仲俱以著作名  
家馮氏信多賢哉

馮惟訥字汝言號少洲陂門季弟也嘉靖戊戌

進士官江西左轄其詩俊逸秀麗縱橫繩墨間  
時出奇峰亦騷壇一大匠也

侯舜舉

公諱一元字舜舉別號二谷溫之樂清人也以  
進士補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精爰書所讞決  
必據律然時時參伍以情卽有所縱舍廷尉莫  
能難也尚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審必挾公從  
曰郎不悞我其所與游諸曹郎若王君問皇甫  
君汭蔡君汝楠王君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  
海內知名土工爲詩每讌會餞送一詩出爭傳  
寫紙爲貴而公尤膾人口屢遷南京刑部郎中

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北道署故在省而  
海北相距千里而遙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人  
以爲神省試入棘提調程式文多出公手遷河  
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勒習騎射信賞必  
罰所部皆悉成精卒以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  
乘月登樓賦詩居然有越石長嘯風亡何遷廣  
西左叅政公之在大名以不能得其地要人指  
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摘公御史大夫周公延  
獨持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生者而毀遽及之

何當也於是公得用叅政秩調雲南亡何進廣西按察使靖江王之宗屬指衆而驕嘗闌出城外又時時溷臺司白事請祿公一切以禮禁之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而覬覦爲長者公執不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徭寇廖金牙謀據之公急馳書兵使者伐其謀寇遂平自是連徙內地爲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布政司利藪公以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準卽庫官吏毋敢染指謳謠載道故相嚴當籍



質不登數頗株累它親曲公從容調停得以母  
大累尋提調其省試得士居多不以自名入覲  
歸上疏乞休用年迫力衰爲請時相止之勿上  
而它給事緣指亟抨公其辭公數語也報致仕  
邸吏馳歸白公公方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  
官中事旣畢乃起白奉 旨致仕不得復事左  
右矣再拜而出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  
日公遂行餞車填溢父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  
笑自如無幾微見顏色提學徐君爌贈公文以

爲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言公歸創環壁書院  
伊湖澹蕩在目闢西圃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  
踵接折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咏詩盡東南之  
勝者餘二十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最  
後乃得公然謝監躁而獷公雅而恬不相當也  
公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已而尤篤親族厚  
朋友以故五服之內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  
不時竭每謂薄田僅十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  
心庶幾不愧也公素善墳籍一目數行俱下老

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著詩文集爲卷  
凡二十舉子業爲卷二皆時所珍惜

陳敬甫

陳堯字敬甫世爲揚之通州人弱冠舉於鄉名聲驟起成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治清江廠有廉勤聲累轉營繕郎中值建造繁興公省金錢以數十萬計擢知台州府調知南安府皆稱良二千石已而轉長蘆轉運鹽使鹽課驟增而商不病歷任廣西右叅政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公之在貴也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巡按御史左在廣西復以持知縣康建勛獄與巡按御史

左兩御史同鄉人銜公刺骨謀中公以陰事竟不能爲地而公用積勞拜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其治白蓮教暨大酋鳳繼祖皆以不激成功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已而移疾歸所著有梧岡集梧岡續集史衡大觀樓漫錄諸書

陳建

陳公名建廣東東莞人以鄉舉爲縣尹罷歸建  
狀貌寒素人望而輕之然性績密積學習于當  
世鄉人故翰林黃佐復資其載籍以是究繹益  
邃乃自洪武至正德末編著行事曰 皇明資  
治通紀若干卷又著世務宜興革者曰治安要  
議時講學者皆尊陽明排斥朱傳建遂推本朱  
陸條分縷析爲學蔀通辯自序先是羅整庵作  
困知記致書與陽明辯其旨頗同於建建後至

南京欲上所著書會病卒

凌季默

凌公名約言字季默烏程人也少有異才又承家學涉躡廣博網羅百家言試必高等苦抱心疾不能終試由選貢中嘉靖庚子應天鄉試授全椒知縣歷沔陽知州廬州府同知南京刑部員外郎所在咸有政績性開爽踈朗不爲町畦瑣鄙之事與人和然其介有嶽嶽不可奪者在廬時嘗受檄清理鹺務宿弊爲洗採 三殿花石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甫三月報



完 詔齋金帛加等有居閒而索金於茶及酒  
者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有勢權求郡縣  
賂不得輒加厚公獨義形于色其人愧反加禮  
焉嘗曰卽以請非義干進雖斷頭陷胸弗爲也  
以母老請告服除不復起所著有鳳笙閣簡抄  
椒污等稿見者無不推服云子迪知嘉靖丙辰  
進士工部員外郎述知光祿寺監事遇知國子  
生卽更名稚隆者別有傳

嚴文靖

公名訥字敏卿常熟人舉進士爲翰林院庶吉  
士授編修滿九載進侍讀超拜學士尋進太常  
寺卿兼學士再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進禮部  
尚書改吏部前後兼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進  
武英殿大學士亡何以病予告歸公少通穎工  
稅文善書嘗一主試應天鄉試及會試以撰玄  
文當 上旨得驟貴重所賜有綉麒麟腹它  
賞亦稱是而性畏慎每 上一命下皇恐跼躅

無所容在吏部時而徐文貞公階當國益自勵  
爲清公苞苴不行然銓務多文選郎陸光祖主  
之拱手而已旣歸病良久則父封公與母夫人  
尚無恙其家慶與李文定公春芳相望于江南  
北而公之爲恭謹益甚雖少年書生與之講釣  
禮所賚予寬貸其聲多在閭井畝間積二十  
年而後卒壽七十四其卒也咸嗟惜之訃聞官  
給葬祭賻贈少保

劉介夫

洪舜臣

李少偕

公名節字介夫號梅國大庾人以明經發解江  
右登進士高第敷歷中外有聲其爲都御史保  
釐東魯日多美政可傳天才夔異詞藻逸發倚  
馬揮毫立可盈紙其子魯初輯寶制堂私錄乞  
林公廷掇方公豪爲序而梓之後又有梅國集  
行於世自聲詩以及諸文自奏疏以及儷語種  
種俱列洋洋纚纚抑何備也

洪公名朝選字舜臣閩之同安人嘉靖辛丑進

士由南部郎兩任學使累官侍郎所作大有氣  
岸類其人

李公名時行字少偕號青霞番禺人嘉靖辛丑  
進士出宰嘉興晉南京兵部主事以事已官遂  
不復有歸志徧遊吳越齊魯諸名山所至寄情  
詩酒蓋落落世故若無所嬰於中者其詩琅琅  
可誦

瞿文懃

公諱景淳字師道蘓之常熟人也公之爲經生業其思川湧雲聚頃刻得數百千言時甫踰冠而試輒屈其諸老先生諸老先生人人自以爲弗如也顧其試南京輒不利而於其業益精工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而不爲蹈徇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有餘音者矣吳中稱故相王文恪公經業爲明冠獨公繼之王公會元及第而公久困諸生間減父產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

也會提學御史衡水楊先生識公以第一人試  
南京而侍讀無錫華先生拔公自棄卷寘前列  
其明年甲辰遂亦用會元及第而天下以知人  
歸二先生授翰林院編脩之三年分試禮部尋  
入內閣理 誥勅封懷慶諸王爲副使奉冊還  
授中貴人書再分試禮部滿九載最遷侍讀請  
告歸侍秦太孺人與偕之京師復分試禮部尋  
主武試出主應天試以久次爲左春坊左諭德  
侍讀如故丁秦太孺人憂歸服除守故官遷侍

讀學士視翰林篆總校永樂大典復主武試亡  
何以太常寺卿領南京國子祭酒事已卽南京  
爲吏部右侍郎其尚書缺遂攝部事尋兼攝禮  
工部事三載當入奏績而會 今上初以禮部  
左侍郎召旋用 大典總校勞兼翰林院學士  
仍佐部事食二品祿公感奮曰 上果用我矣  
時大暑就道而病歸里上䟽請告不許會病小  
間強自力北比朝留侍 經筵脩 先帝實錄  
上所以用公意益切而公病發益不支䟽復乞



骸骨上廉公憊狀憐之予告歸不及一歲而遂卒訃聞 上爲下所司治葬 諭祭二壇

贈禮部尚書太常定今謚蓋異典也公爲人孝友天性篤至然不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其爲諸生貧甚數棄不色戚旣第日隆貴不色喜所接卽匹夫孺子而不以情見其最重若相臣而無卑儀貌不能中人而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氣其介使懷慶日而鄭王以言事忤 旨徒鳳陽繫而攝國事者世子惧謬爲恭敬餞迎用幣

重公一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難公故亦弗納也而 上已密使訶之矣侯乃感悟語公訶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公之請告還京師從衆謁相嚴相嚴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足辦也而南中人徃徃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相嚴客也公前立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遙度之不如不佞目覩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賦地不佞南中人不得一

單枕卧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欲聞之誰爲相  
公聞者於是相嚴改容而謝公曰善夫生之箴  
我然數已目攝公矣公領治 誥勅而陸太保  
爲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  
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朦朧挾兵部移以  
公執不可相嚴爲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要  
公公笑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  
自懌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矣學士地親而格  
重不當祭酒卽祭酒不當南而公意殊安之且

曰吾懼夫不稱乎抗顏者耳居四載無一書政  
府人問其故咲不答當公所不可若氣勁甚而  
要歸於忠厚其佐吏部而張司務者迂數迂公  
多吏譴及考察而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  
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公之分考會試  
三主應天試一主武試二所爲程式文行世誦  
之以爲法四方造請碑誌序記日踵門公投匦  
而應之有餘功其揮酒若不經意而規歐藻蘓  
春容乎言之也有集若干卷行於世

朱子价

朱曰藩字子价寶應人中大夫應登子也幼卽好古文奇字解音律作詩句已卓犖不群乃弗屑屑於舉子業早已先人故識關西李夢陽於京口追送高沙許其家學淵源侍姑蘓顧璘於息園觀花上方玩月見所賦詩稱賞不已遊白下與吳人王寵文握手談藝相得驩甚恨相知之晚兢肆其力於漢魏六朝間務探作者闡與久之盡以平日沈酣經史百氏者一吐其華於

著述機軸必自己出不落他人蹊徑成都楊慎  
爲選其七十餘首以傳且序之曰射陂子之詩  
犁然當于予心可必名今傳後無疑是時雖未  
第而名已駸駸起海內矣年四十四始舉嘉靖  
甲辰進士爲浙之烏程令烏程劇邑賦重而政  
繁乃勤敏廉靜行以愷悌宿蠹積害一切爬梳  
靡遺若雪間有詩杜長興劉麟免大司空歸主  
之政暇則徃從其遊徜徉於峴山亭碧浪湖倡  
和竟日亡其身之爲令也無何擢南京刑部主

事遭母憂不赴服闋仍補南刑部轉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禮部主客司郎中留都事簡常閉戶  
讀書而素工筆札門外持縑素求詞翰者纒纒  
不絕得尺牘者咸藏以爲珍居三年所乃陞九  
江知府郡本貧瘠當水陸之衝舟車厨傳日迂  
送過客窘于百費則縮補移綴以給疲劇歲侵  
則請粟賑之新濂溪書院以館諸生經講授者  
二百餘人靖節祠白鹿洞皆脩飭毀廢倡舉風  
化建青居館于圓通寺右爲往來士夫駐驂之

所又欲議移都昌團山驛以紓德化供給之困  
事雖未行而江州之民德之矣辛酉 景王之  
國曰藩病憊猶從卧榻中調度凡費心劬神瘁  
竟以是秋卒於官囊惟俸積百金僅足給喪諸  
圖籍充溢几篋平生詩文有山帶閣集三十卷  
論者謂成湯陵廟碑朱氏世錄序足稱名家云



李于鱗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  
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于鱗文擢諸生冠  
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  
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  
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  
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  
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  
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

言林公集卷之九

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  
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  
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  
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檀  
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撫  
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  
古之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  
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  
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

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  
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  
於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  
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卽所稱古作者  
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  
爲天地所秘者創出于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  
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卽其  
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  
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寔以劇守文法

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  
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不爲  
名計出曹一羸馬蹇蹇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  
舍郎徐中行梁有譽吳人王世貞及吳舍人國  
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  
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  
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  
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衙邊帥不通賄  
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

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  
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恭講鞠臆睨上官  
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  
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  
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  
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計臺使者手自削  
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  
鱗曷曷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  
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

以顧得請白媮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  
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  
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  
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  
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  
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  
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黷之滿三載贈郎寶如  
于鱗官毋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

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  
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  
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  
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  
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  
老家居遂上疏遂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  
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柰何爲特請予告故事  
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  
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

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于旄屏  
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  
報謝以是得簡倨聲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  
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踳而走四裔復用薦  
起浙江按察司副使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  
切治辨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壽表入賀道  
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  
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  
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



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二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于世

許殿卿

許邦才字殿卿號空石濟南歷城人嘉靖癸卯  
鄉試第一官永寧刺史遷德周二府長史王元  
美序其梁園集云始殿卿與其鄉人李于鱗游  
所倡和獨多曰海右集計殿卿之詩侶遍天下  
其所願當者獨于鱗耳乃去之爲王官而諸王  
微侯無能相引籍居墨墨不自得益專其精於  
詩而結好乃在千載之上凡其所不能得之於  
于鱗而欲托之於枚叔鄒陽公孫乘嚴夫子司

馬長卿者卽無論其言其志固可念也今游客  
士大夫求斯園於夷門繁吹之間固以失之而  
睢陽之傍烟荒蔓迷於焦嶢坡陀者固不可以  
目指追數也母亦其所恃以存者特枚叔鄒二  
三君子之言乎更二千季而游客士大夫又安  
知其不因設卿之集而求所謂梁園者於大梁  
也

周叔夜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峯公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益下筆千言不能休常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辦生此語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平度州知州多惠政時藩府闖縱奴奪民產有僉事某者捶其奴斃之獄闖嗾王奏之將擬重辟當道檄公再訊僉事竟得如故官旁郡饑民掠倉幕府將加勦公曰此輩赤子饑求食耳柰何激之爲變亟作小木牌數

千爲招輯語散置四郊皆得就撫爲良民銓曹  
因攷公治行最擢繕部員外督厥清源州人遮  
道哭送立祠生祀之在清源會河勢將決公爲  
禱于神募民囊土築堤身立赤日中督之堤成  
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得無魚已擢湖廣僉事除  
宗庶五將軍豪橫殲巨盜劉某于江黃間聲稱  
尤籍會丁內艱前後哀毀鷄骨服除竟不復仕  
優游林泉者逾七年足跡不入官府屬歲饑食  
積不給閉門食貧終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撰

小艇携圖書數卷游吳越佳山水間絕不令人  
知其他隱德不可勝紀廟堂方大用公超拜廣  
西督學副使竟遭脾疾卒朝野惋歎諸生請祀  
學宮因私謚公于鄉曰貞靖先生公文駕軼蘓  
長公詩歌類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  
行草兼工小畫所著有西齋日錄學道紀言及  
周叔夜集行於世

汪伯玉

李伯承

公名道昆字伯玉歙縣人也嘉靖丁未進士由兵部主事至兵部左侍郎其爲主事時先大夫爲其曹長且比屋而居與公交莫逆余母與其夫人蔣氏亦稱莫逆壁間開一小門每兩曹郎入部時兩夫人亦聚首而談是時公竭力於古文詞名甚著而余才離襁褓不知所嚮往及公巡撫湖廣晉兵侍乃因父執故時時得請益焉見公架上牙籤不啻萬卷睥睨久之公曰而無

苦其多也此不過備檢証耳人生所用書只須  
熟數宗譬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三  
傑耳余又問類書何者爲佳公曰此等書譬之  
正陽門前市碎繒者終不成片段生平不喜觀  
之是時副墨已盛行尚未有詩及太函集出卷  
帙頗富而詩亦備矣弇州先生極相推重海內  
亦有定評余小子何敢置其一喙

符卿李伯山名先芳字伯承山東濮州人嘉靖  
丁未進士嘗爲新喻令游意詞章馳聲藝苑所  
著李少卿集卓然名家矣



張太嶽

張公名居正號太岳湖廣荊州人也嘉靖丁未  
進士由館選至少師其生平未得傳志不敢輕  
述惟記其賀李石麓轉翰林學士詩云魚珮初  
懸入禁闈承恩新寵奉宸輝沉香花發仙人  
藻雲錦絲裁帝女機直曝日聯溫樹近退朝宵  
捧御蓮歸上林有鳳栖梧竹却放冥鴻海外  
飛又泊漢陽望黃鶴樓詩云霜楓蘆雪淨江烟  
錦石流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裡見仙人樓閣

鏡中縣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無  
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詠獨鳴舷二詩皆俊麗  
清爽萬曆辛未先進於禮樂全章程式出公手  
博士家至今誦之

林貞恆

公名熾字貞恆號對山宗伯公子也嘉靖丁未  
進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伯父康懿公曰後代  
而濟美者此子也督學江公以達奇之過康懿  
公曰公家千里駒也華亭平泉陸公得南宮卷  
奇之此必有家學者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  
景王出閣充講官分宜用事子世蕃邸第與公  
居比舍挾以要公曰王之國講官當遷長史使  
人道意公正色拒之後不果遷徐文貞當國思

大用公自洗馬擢祭酒祭酒公署創自文安歲  
久圯甚公捐俸新之曰此朝夕先公也訓士一  
遵先軌陞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會中官奏  
脩九陵意有所取 上命公往勘公奏言惟長  
陵應修耳 上允之省費鉅萬中貴側目公當  
北虜犯邊條陳七事後改吏侍經筵日講語多  
剴切俄有旨調南佐南銓者五年署篆禮部魏  
國子長邦瑞已咨大學復以少子邦寧請當事  
者惑其私陰主之公曰以嬖奪嫡非制也魏國

門客爲請于公執不從未幾言官聞于朝竟

襲邦瑞萬曆改元進公南京工部尚書裁冗濫  
禁請托曹務一清改禮部以母喪歸部使者薦  
公中外望柄用公亦留意當世朝章政躰人材  
吏治無不熟計立朝風采傾動一時人和高文  
端公蒲州楊襄毅公尤推重公每事咨決獨以  
正直忤江陵竟不起用惟徐陸二公歲一寓書  
重知已也家居毫髮不苟舊廬遭燬假康懿祠  
以居蕭然如寒士或勸公貽書政府公曰此先

司馬家法也門生故舊書問不絕稍涉非意則  
謝曰吾婺嬾也終不以晚暮易節甲戌大旱公  
憂棗梓禱於鱣溪廟大雨庚辰夏又旱公禱如  
初觸暑嬰疾遂不起云前一夕星隕訃聞

上愍悼焉遣官祭葬里中士民請于兩臺祀公  
于社扁曰清忠祠蓋紀實也公敏而好學于書  
無所不窺發之詩篇一遵唐軌所傳有學士集  
至於文章雄深渾厚絕類司馬子長

王元美

王公諱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晚自稱爲弇州山人公生而美姿觀風采玉立六歲出就外傳輒嗜古文辭十五已淹締如宿學屬有鬻寶刀者其師戲令公詠之公應聲曰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師大詫賞丁未舉進士文名益大譟長安時已有忌之者一知己謂公曰子才故應館職然必密有所附而後得公正色曰以附得館某義不爲也竟弗與選久之授刑部

主事曹務旣簡益以辭賦自雄與濟南人李攀龍廣陵人宗臣武昌人吳國倫吳興人徐中行稱同調曰五子詩文躰格尚高華俊亮聲稱翕然諸子竝高才公才大直籠罩諸子而公最推轂攀龍固安崔令者強項持法嚴厥校以事干令拒不納銜之黥吏誣令盜藏校遂嗾厥巨獍捕令羅織無所得覆送法曹公立白之竟坐吏戍而令還職其侃侃持正類如此公才高一世所與二三曹偶率當代後物意不能亡所睥睨



人多側目而相嵩才公欲引公爲重弗屑也于是公旣始此矣銓曹兩擬公學使皆爲嵩沮久之始遷青州備兵使者青多大俠巨盜探九殺人行劫有司不能禽制公至大閱兵練士器甲騎射營伍一新嚴保甲懸購盜賞善鉤距法萑蒲徃徃竄他境去神明聲日聞于都下相嵩滋不悅公亦知之謀去而避禍已未弟世懋復舉進士公喜曰吾息肩此其時哉將爲乞身計而司馬之變作矣先是楊忠愍公繼盛抗章劾相

嵩專權誤國下獄公訪之獄中相共飲泣繼盛以其孤託公繼盛妻張氏上疏願以身代疏草出公竄削及繼盛死東市公新爲舍歛哭葬而遣一使護其喪歸司馬公在鎮聞之亦搯擊箆嵩嵩聞而切齒日夜謀所以阱公父子逮司馬下 詔獄公聞而急解官奔赴 闕下將求代死司馬聞而急止之是速吾死也司馬竟伏法公痛不欲生會 莊皇帝御極在宥與弟懋詣闕上書訟寃 詔復原官公尋以薦起大名兵

備力辭不允當道及內外戚屬咸以大義責公

不得已勉起赴官酌昏喪變風俗裁供輸蘇民

困聲猷卓然居一歲遷浙江叅政去墨吏之蠹

民者擊強宗巨室之豪橫者吳興久雨民貧者

朽腹而待盡富者閉困以求羸公捐俸設法勸

民入粟備賑又上疏改折十五萬民賴以全尋

擢長晉臬入澤宮錄文多出公手爲諸道冠丁

母郁憂服闋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爲

太僕寺卿頃之擢御史中丞撫治隕陽風稜益

著不悅於江陵授意言者齷公歸越一歲補應天府尹公未行言者復希江陵指論公于是歸而世念漸灰始究心性命大事尋以薦起南少司寇力辭遂得予告旋復起南少司馬已遷刑部大司寇乞骸之章三上得歸歸而病旋發臨歿不怖不亂精爽湛然公天挺靈詰博極群書燁擊鴻蒙磔裂今古宇宙之間亡事不知雖胥臣鄭僑更生茂先東方曼倩梁四公殆無以過才氣雄偉骨力勁蒼下筆霆擊飈馳嶽立海邁

境與神遇法與心鎔萬象總而亡極元氣蒸而  
日新靈機鉅軸海內懾而宗之議者謂我朝文  
章自李何而古至于鱗伯玉而精至元美而大  
知言哉公少以才自雄意不可一世晚而身經  
多故益歸恬和文章鞭撻千古陵轍徃詰字挾  
風霜望者辟易而性度寔弘厚長者高風鴻名  
爲後進領裒於戲盛矣

宗子相

君諱臣其字子相嘗自稱方城山人其先世居  
吳郡尋遷盱眙最後遷興化遂爲興化人而興  
化之宗有聞者則自太公周始也太公娶其宐  
人始姓君而輒夢若月星雲霞者至再三卜人  
曰是有子也而文已生君君爲人秀髻眉豐下  
目光奕奕俯射負氣豪雋自喜當其踰戲時習  
戴氏禮已竟一日戲構題而屬文文成多奇語  
太公異之爲益授君業俾卒焉君遂以時義名

十四試諸生第一自是連試輒第一而又十餘載始成鄉荐明年成進士高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太宰李公默見公文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故事吏部郎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而君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鱗徐子與梁公實及吳王世貞游益相切劘爲古文辭考功署中自公會外多不復醉往而君少年驟貴顯諸曹偶不無目攝之矣君亦以湛思故咯血謝病歸病良已築室於所謂百花洲者而讀書其中不復問

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  
已爲強起有遷人陳丞者緣又舊出百金莊君  
不悅曰丞爲庶吏惠吾邑吾不啻百金者數也  
而乃用邑金溷我何也丞謝過去罷自是臚贊  
俱絕補考功之三月而調文選爲文選一季遷  
稽勲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廢亦時時佐其長  
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會李公與  
相嚴交惡見法而君又嘗賻故楊忠愍公楊亦  
以糾相嚴坐論嚴恨君甚幾欲用考功令斥之



有救者獲免然亦竟出爲福建布政司叅議君  
取道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磯爲文記之復諧  
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愀然長嘯有終焉之志  
太公趣之任恒改日徵之以不辨具裝故太公  
笑曰吏部郎貧乃爾耶則何以使比部郎代具  
裝出月俸三十金子之乃克徃君至而疑有倭  
難當守西門鄉氓襁負求入者幾萬人君戒門  
者內之或謂賊且近柰何君曰吾在不虞賊也  
入甫畢賊至衆惧失色且下君行求得善火具

者百人置要害開手百金人爲勞且約曰俟  
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  
魚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  
賊死者無算遂以潰去督府檄君護狼兵歸兵  
出省欲縱公令語之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不  
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狼兵懼  
君威名竟度嶺無敢譁者君兩佐文武試其所  
著策論若序傳藝林中以爲式久之遷其省按  
察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按部校士坐堂 皇上

取試題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  
退諸生無不人人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  
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貧者調學田租贍之  
不給則爲損月俸減供具繼之以爲常君既精  
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重故  
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間劇意騷雅嘔吟非  
丙夜不已遂寢瘵日以亟乃稍次其生平著述  
凡十餘卷梓之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  
帙飄飄然有御風凌虛意已擲筆而逝訃聞兩

使者哭於臺諸司道大夫哭於其署博士弟子  
哭於學士女哭於巷曰誰爲社稷贖宗君也則  
曰誰爲贖宗君師我也則又曰誰爲贖宗君父  
母我也御史獻科下諸郡祠君名宦春秋祭勿  
絕君於詩好建安及李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  
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  
也其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筴高者凌太虛秀  
者奪萬色務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璧  
寧蹶而千里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

爲籍母寧爲季此豈跼躅轅下老土壤者哉乃  
其孝友潔廉一試於閩稱循良首差爲文士吐  
氣矣君得年僅三十六娶於陸無子

吳明卿

公名國倫字明卿號川樓興國州人嘉靖庚戌  
進士官至河南叅政穆文熙評云明卿律法精  
嚴光燄動人有明珠走盤之勢蓋在七子中可  
以方駕于鱗元美矣王元美卮言云才不勝宗  
而能求詣實境務使首尾勻稱宮商諧律情景  
相配又云五七言律已極妙境敬美秬圃擷餘  
云五七言律他人多於高處失穩明卿多於穩  
處藏高

謝茂秦

謝榛字茂秦山東臨清人貧無日衣食單身旅游趙王謙浹好文招引四方曉文義者處彰德時與晏賞借其筆札訓遠近士大夫於是榛亦至初教製小令奸邑顯人因得見王王稍資給之然榛一目眇躄貌庸鄙而口又澁遲不便快王不甚禮每因吳客顧天臣鄭若庸輩白事時有陳乞王達意爾已已而學爲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抵面見客語俴俴着駮人終席不

自客所謂何或偶觸堅壁跌足下坑墜不覺也  
以是詩益工自號四溟旅人久之濟南李攀龍  
吳下王世貞輩結詩社高自標置攀龍以鄉里  
故間操其詩示同社曰有布衣人若此衆大駭  
曰若布衣邪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尋携之  
京師力爲延譽一時都下喧喧傾睹四溟矣然  
榛少不學爲詩患少故寔每見一字一事則識  
以俟之歷年不虛置至必得佳對乃構成聯故  
近躰絕句多可頡頏名汜而至大篇古調則猥



雷本末終莫自覆也。榛既以詩重諸公間而又能平白盧柟獄聞之者益義榛而榛亦扼腕時時爲人說之。攀龍以刑部郎出知順德。榛以故人往攀龍適有他故不得極視故人。故人坐市樓望日眈無所見大怒聲言故人欲去攀龍令吏先趨奉十金。贖曰太守且至。榛缺金少投之地罵攀龍。隨公幹完出省。故人而榛顏詞轉惡刺刺不已。攀龍不得已上輿還。猶遣吏持向金贖之。榛竟取金去。榛至京師頗爲人道。攀龍治

言本ノ外ニ  
名

三三

順德無狀不任爲守諸社中人庶其故移書四  
遠誚讓榛榛名頓減而攀龍作絕眇榛文云當  
是時榛實負不直無所自解而趙王亦薨王所  
招諸賓客各散去榛老益窮有子五人無生計  
事事悉仰榛榛日伺謁諸宦游門少所顧者已  
而走大名大名守鄉人也頗與假借有妓兒與  
交夜挾之逸去其家憚太守不敢追乃詣潞安  
諸王孫當或有好事者而竟寥落也后藩臬官  
一致之則榛與妓乘破轎敝帷前後道上行道

上人送目傳笑之日作詩投人迄無佳語而名益衰榛初刻集曰四溟旅人集已曰游燕集顧性善疑多變歲有改異板字剝徙過半而所更反不逮舊在山西時汾州孔天與賡和曰同聲集然其風益下不如孔也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九終